

「決戰時裝伸展臺」真實版，  
女人的私密情懷和內衣的時尚心經！



# 內衣秀



一個紐約內衣設計師的時尚手記

于曉丹 著

*B e a u t y   W i t h i n*

Notebooks of a lingerie designer from New York



OOI

## 入學記

常有熟或不熟的人問我移居美國後改學服裝設計是否心血來潮，其實不是。只不過在國內，像我這樣沒有任何繪畫天賦的人，怎麼敢想進美院或工藝美院這種高門檻的學府學設計呢？若還是在大學畢業後、甚至工作後，有了一定的歲數，再改學一門風馬牛全不相及的專業，更無異於痴人說夢了。可到了紐約，也許是藝術和實用的界限不像我們那樣分明，這樣的夢就做做無妨。

我第一次向紐約時尚設計學院遞交申請時，沒被錄取。明說的理由是我的繪畫基礎太差，沒明說的，等我後來工作以後才悟到，恐怕還嫌我過於無知。那年對報考服裝設計專業的要求是，以一種水果為靈感提交一件設計作品。我到水果店轉了又轉，最後相中了一顆鳳梨。那時完全不懂靈感是什麼，只是每天對著鳳梨端詳，倒也有些想法。可有想法，卻畫不出來，畫出來的怎麼都只是個鳳梨。收到拒絕信當晚，我跑到哈德遜河邊傷心了很久，覺得「美國夢」破滅了。有在美求學經驗的人勸我：這有什麼，在美國這種事再正常不過。要是你真喜歡，便不必求得正式錄取，到學校選課上就是了。大設計師Tom Ford當年上紐約帕森設計學院，註冊的是室內設計（interior architecture）專業，上了三年才發現自己迷戀時裝，最後一年選的都是時裝設計課，後來不也成了時裝大師嗎？這樣，我又打起精神，到學校註冊了兩門課：一門立體裁剪，一門縫紉。



• 學校門口的雕塑  
大概寓意「獨具慧眼」吧！

縫紉課老師名叫Seggio，面善，胖胖的像個半職業的家庭婦女。我們那個班有三十幾個學生，大部分都像我一樣是「業餘」的，可她從不怠慢。對於中國女孩子來說，縫紉不算難，因為我們從小多少都踩過母親的飛鴿縫紉機。只是這堂課上用的是電動工業機器，比我們用過的腳踏機快很多，常常一腳下去就「嗖」地到了頭，著實需要適應一陣。可即使如此，我們的手也比一般沒有摸過縫紉機的美國女孩子，尤其是班上的幾個黑人女孩子要靈活很多。我的所有作業幾乎都得了「A+」。雖然當時不太知道選這門縫紉課對於以後會有什麼實際用處，但我發現跟著Seggio老師踩出各種各樣不同的漂亮針腳，非常專業地做成一件成衣，總能讓我興趣盎然。

有一天課上，Seggio一邊給我修整機器，一邊拉家常似的問我為什麼不讀學位。我告訴她原委後，她立刻生起氣來：「這個工業不只是需要繪畫人才，學校這麼做是非常錯誤的。」那時下一個學期的招生工作已經臨近尾聲，她沒再多說，只讓我趕緊重新遞一次申請。

這次申請交上去一週後，我收到了錄取通知。



• 學校招生辦公室  
我也是從這個小門走進這所學校的。

現在十多年過去了，我仍時常想起Seggio老師。最初的幾年，聖誕新年我都給她寄賀卡，她沒有回過。我想像我這樣的學生，她一定教過不少。前兩天我上學校的網頁查找她，發現直到現在，她還只是個兼職的助理教授。



002

## 沒有什麼不能學

正式進入時裝學院以後，我第一學期選了十門課。每天早上八點進教室，晚上六點離開，每週五天，天天如此。回家還有大量的作業要做，常常十一二點，甚至一兩點才能躺下。沒有學過時裝專業的朋友都覺得我瘋狂，可這樣瘋狂的選課在這所學校卻十分常見，要想修完學校規定的學分似乎非如此不可。老師們常對我們說，這個節奏基本上就是這個工業的節奏了，如果你連學校都不能適應，那就更別提適應這個工業了，不如趁早退出或改換專業。我那一班開學時近四十人，一週後就走掉了四分之一。

所選課程裡的副專業課，比如布料學、染織實驗等，我都能應付。最重要的兩門專業課——裁剪和繪圖，其中裁剪包括立體裁剪（**draping**）和平面裁剪（**pattern making**），我也上手快，成績最好。可繪畫專業課我就沒那麼幸運了，對我簡直是痛苦的煎熬。

繪畫課時多，一週起碼兩次，每次兩堂課；作業量大，每隔一週就要完成一個新的設計項目。這個專案不是簡單的塗塗畫畫，而是包括市場調研、確定主題，選布料、輔料（到布料店剪料頭），繪草圖，草圖通過後出正式圖，最後做成展示板（**presentation board**）等幾個步驟。作業一般在第二週第一節課呈交，老師把主題相同的設計一起擺到黑板上，先由設計者依次陳述設計構思，再由同學點評。有工



· 教室一隅

這樣的工業縫紉機，效率很高，但剛開始使用時也著實需要適應一陣。

作經驗的人就會知道，這其實完全是工業流程了，只不過工作時，我們要陳述的物件是百貨公司的買家，他們的講評結果就是下或是不下訂單。

我的同學大部分都喜歡這種「紙上談兵」，每逢繪畫課便興奮異常，似乎只有我每次走進教室都壓抑得透不過氣。因為糟糕的基礎，我的展示總是太醜，我的設計基本無理念可談。班上還有兩個絕頂聰明的越南女同學，完全就是天才。每次大家等著看她們的作業，就像今天翹首以待巴黎世家（Balenciaga）的時裝發布會一樣，在她們的展示板打開的一瞬，教室裡總會有一片低沉的驚歎。老師不但屏息靜聽，最後還會情不

自禁地帶頭鼓掌。可輪到我打開展示板時，教室裡就一片默然了，老師始終面無表情，眉頭緊得讓我越發戰戰兢兢、語無倫次。這樣堅持了兩個月，我的神經幾近崩潰。無論我多麼努力，我始終是墊底的那幾個之一——我開始失眠，莫名其妙地大哭，甚至生出了「被迫害」的妄想。

· 上學時的草圖本

雖然沒有任何繪畫基礎，到畢業時，我也能畫這樣基本的工作草圖了。

有一天上完繪畫課走進立裁教室，教我們的Di Orio老師正好瞥了我一眼。課間時她故作隨意地走到我身邊，問我怎麼了。我說我實在堅持不住，想退學了。她立刻繃起臉來，「胡說！」繼而嚴肅地跟我講：「要是你相信我，就再堅持一個月。繪畫是可以學的，這個工業裡，沒有什麼不可以學，否則，我絕不勸你。」

我看看她，點點頭。她的語氣讓我不相信她。因為信她，我堅持到了第二學期，我的繪畫從「C」變成了「A-」。也是因為信她，我堅持到了現在。





003

## 「貴人」相助

我們一生中遇到的人，其實都是「沒有他就沒有我的今天」的。只不過，在空間一定的前提下，有些人可能讓我們到達某個終點的路長些，有些短些。短的那些我們愛稱其為「貴人」；可其實，長的那些，也許才是真貴。

Wong老師姓王，卻非亞裔，而是嫁了臺灣人的白人。她是我內衣專業的指導老師，雖然後來曾說我是她最好的學生之一，可上學時我卻從沒有這種體會。

她一直不會念我的名字，第一堂課點名，她對著花名冊看了半天，最後叫得像「阿歷克仙」，讓我狐疑半天不知該不該答應。後來她乾脆放棄了，改叫我的姓Yu，聽著像「玉」，每次叫都好像很不耐煩。我的內衣作業向來是「A」，可她挑優秀作品時從沒挑過我的，直到我用透明塑膠材質配紅緞帶做的一件胸衣「豔驚」了課堂，她才勉強把它擺進校櫥窗裡。我的畢業設計，大家都猜測會獲內衣專業最高獎，連我的模特兒都做了獲獎準備，最後卻落了選——她把大獎給了一位活潑開朗的黑人同學。那年我們畢業秀的校外指導是瑰珀翠（Crabtree & Evelyn）的首席設計瑪莎，兩年後我在工作的公司大樓裡意外碰到她，她告訴我她還清楚地記得當年是很想把獎給我的，只是Wong老師不肯。可為什麼不肯她已記不得了。

這個疑問一直存在我心裡，讓我時常想起畢業前那段既興奮又格外辛苦的非常日



• 校博物館裡總會有些有意思的展覽

子。那時我挨了Wong老師不少的訓，有一次是因為我擅自修改了設計草圖；另一次是我按照她已認可的草圖去買布料和輔料，可到供應商那裡卻一時心血來潮，把本應橘色的輔料買成了丁香色。回來給她見了，她立刻吼起來，強迫我拆了已經縫紉了一半的衣服，重新買料從頭做起。我又羞又急當堂慟哭。那時為了趕畢業大秀，我們都已經幾天幾夜不曾闔眼，神經處在崩裂的邊緣，班上同學像是受了我的傳染，接二連三地灑淚，教室裡一片愁雲慘霧。

不過，除了一個同學，我們最後都堅持了下來，那天晚上的秀至今讓我感動不已。

畢業後我一直沒機會再回學校，也再沒聯繫過Wong老師。